

书借
上外
本示
怒

9

· 五 場 歌 劇 ·

向 阳 川

甘 肃 省 歌 剧 团 集 体 创 作

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

五 場 歌 劇

向 陽 川

甘肅省歌劇團集體創作

甘 肅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6年 • 蘭州

向 阳 川（五場歌劇） 甘肅省歌劇團集體創作

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蘭州市第一新村）

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

河南省洛陽印刷廠印刷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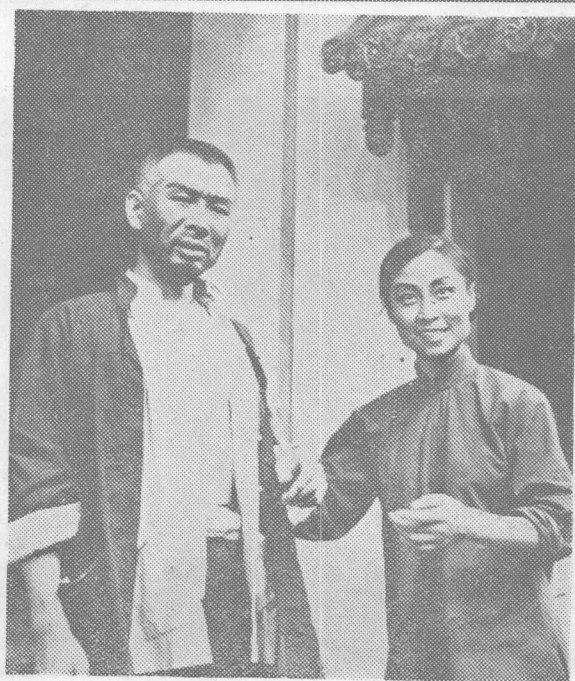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6 $\frac{9}{16}$ 印張·插頁2·130,000字

1966年2月第一版 1966年2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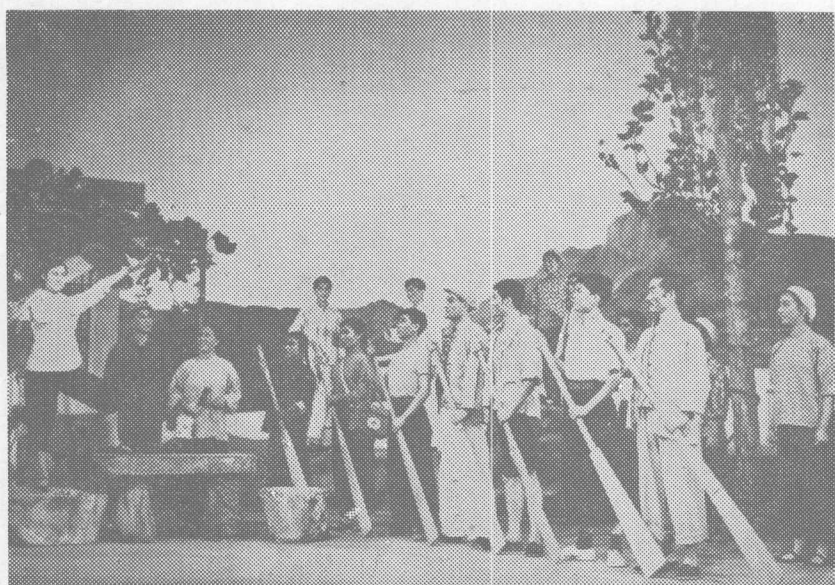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：1—5,500

統一書號：10096·147

定價：（7）0.60元



第
一
場



第三場



第四場





第 五 場

人 物 表

常翠林——女，三十二岁，中共向陽川生产大队支部書記。

常翠华——二十五岁，公社医疗所大夫，共青团員，翠林的妹妹。

常大伯——六十多岁，貧农，翠林爹。

常大媽——五十多岁，貧农，翠林娘。

宁永祿——男，五十岁，党支部委員，向陽川生产大队隊長。

宁大孀——四十多岁，貧农，永祿妻。

虎子——二十多岁，共产党员，永祿的儿子。

蘭英——女，二十多岁，共青团員。

梁爱农——男，二十六岁，某医学院五年級学生，在农村實習。

孙老汉——五十六岁，生产隊長，貧农。

郭勇——男，三十多岁，党支部委員，大队水电站負責人。

陈鎖——男，三十多岁，下中农。

崔 进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知識青年插队作業組組長，共青团員。

女隊長——二十多岁，兼向陽川生产大队共青团書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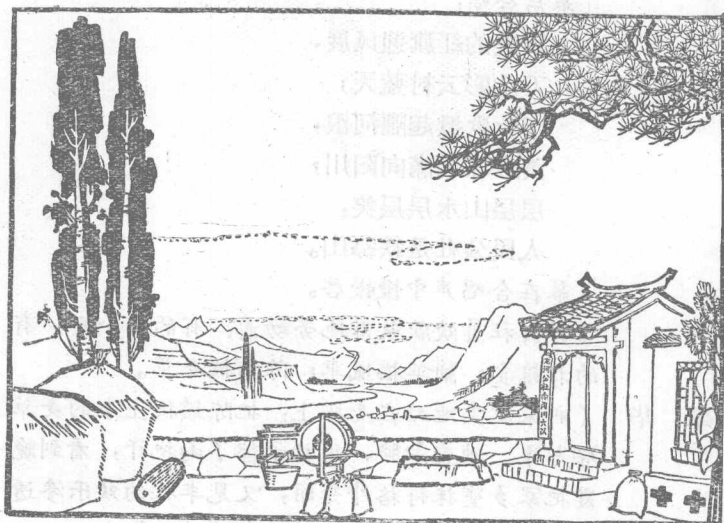
周書記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紅旗公社党委書記。

水大爷——六十多岁，紅旗公社社員，貧农。

姑娘甲、乙——紅旗公社社員。

紅旗公社水手数人。

紅旗公社、黃羊公社社員各数人。



第一場

時間 一九六三年夏收之后的一个傍晚。

地点 大松山下，隴河岸旁。

向陽川生产大队办公室門口的場院。正面望去是陡峭蒼翠的大松山和激浪耀金的隴河水。台右是鑽天楊，向陽花环抱着三間嶄新的瓦房，門口挂着“隴河人民公社向陽川生产大队”的醒目長牌，窗口放有电话机。左側有碌碡、風車及麦垛。

[幕后合唱：

跃进的红旗迎风展，
万朵彩云衬蓝天；
丰收歌掀起隴河浪，
黄金垛堆满向阳川；
层层山水层层笑，
人民公社是铁靠山。

[幕在合唱声中慢慢启。

[男女社员欢欣鼓舞地劳动着：有的筛小麦；有的扛粮食；兰英摇风车；陈锁挑麦草。

翠 华 （神采奕奕地站在麦垛上，把陈锁挑上来的麦草垛起来。她直起腰，用袖子擦了兩把汗，看到晚霞把家乡塗抹得格外秀丽，又见丰收的欢乐渗透了每个社员的心田，不禁漫起“花儿”）

哎……

远看隴河一条线，
近看隴河浪冲天；
远看麦垛象黄金莲，
近看麦垛是金山。

兰 英 （兴奋地跑到高处，和翠华对唱起来）

哎……哟……

黄金莲开遍隴河岸，
丰收图高挂在松山。
白衣战士麦垛上站，
一指头要戳破青天。

翠 华 （接唱）

你敲响銅鑼我敲响鼓，
我戳破青天你们誰敢补？

兰 英 （答唱）

有三面紅旗来引路，

众社員 （搶上去，唱）

社員們都是补天手。

朶老汉 （扛粮袋上。見狀，風趣地把社員們推开，唱）

哎……

我说小伙子呀，

姑娘们哪！

你们都去打歼灭战，

补窟窿的事情交給我朶老汉呀，

交給我朶老汉！

众 人 （大笑，唱）

跃进的“花儿”飞过水，

欢乐的歌声飘过山。

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

汗水浇出了丰收年。

〔众在欢乐声中下場。電話鈴响。〕

翠 华 （跑到窗口接電話）喂！我是翠华……啊？翠林呀！她到公社党委开防洪救灾的紧急會議去啦……（提高声音）我姐姐到公社开会去了。大队长正在装車呢……什么？……这一万五千斤粮食要是卖晚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就买不来了？……对，对，我馬上告訴大队长。（放電話）

兰 英 陈 鎖 （关注地）怎么？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？

〔永禄扛一袋粮食出现在他们身后。〕

永 禄 （闻声惊）啊？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？

翠 华 （笑）不是。刚才大队文书从县上来电话说，眼下到县供销社买机器的社队很多，咱们的粮食要是卖晚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可能就买不上了。

永 禄 噢！陈锁！你快去告诉队长一声，车装好就出发，把牲口的草料带足，路上别快点。让他们别忘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可是咱的命根子！今年秋田亩产量提高三成，它还要起重要作用呢！

陈 锁 好！（跑下）

兰 英 （怀疑地）大队长！咱把水电站修成啦，亩产量真能提高三成？

永 禄 只要水电排灌工程一完成，那就算入了保险库啦。天旱夺不走，水淹丢不掉。往后啊，全县的那面稳产高产、旱涝保收的大红旗，就要在咱向阳川大队长期落户喽！

翠 华 大叔，自我从医专毕业回来，在这两年的农村工作中，我亲眼看到，咱们的家乡时时刻刻在变，真是一天一个样子，越变越新，越变越美啊！

永 禄 是呵！（极其兴奋地）再过几年，还要变得更更新更美呢！（唱）

新农村，新模样，

日日夜夜换新装。

要让那千条渠道织成网，

百里河堤稻花香，
苹果石榴护川道，
綠柳紅花罩村庄，
拖拉机播撒幸福种，
水电站送来日月光。
毛主席修下的通天路，
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。

众 人 （合唱）

哎嗨哟——

毛主席修下的通天路，
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。

翠 华 （接唱）

金线线绣起家乡的山，
银线线绣起家乡的水，
咱们生就这创业的手，
一穷二白一齐推。
我愿做一只展翅的鸟，
永远跟党朝前飞，
纵然有狂风暴雨来拦路，
翅不折来头不回。

永 祿 这才象山窝窝里飞出来的鹰，应当有这个志气！
兰 英 大叔！翠华没给咱贫农丢脸，自打公社派她来支援水电站工程，总是和大伙一块参加劳动，干活呀、看病呀，看病呀、干活呀，哪个行当里少过……
翠 华 兰英，再别夸我了，我离党所要求的“知识分子劳动化”差的可远呢！

兰 英 嗯！要是你那个“宝贝”对象呀，想让我夸他，我还没功夫呢！

永 祿 （不以为然地）嗨！梁医生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没有在农村锻炼过，咱不能抓住棉花当线使呵，这次下来实习，我看还表现得不赖嘛。等他明年毕了业，我还想把他给咱们大队……（做抓来的手势）啊？

兰 英 大队长，你想的倒挺美气，可人家梁大夫看不上咱这“山鸡群”，等他毕了业，还要把咱们的翠华带到“凤凰窝”里去哪！

永 祿 呵！到哪儿？

兰 英 咳！就是大城市呗！

翠 华 噢？（思索着）

永 祿 嘿嘿！他真是想一口吃一个月亮，口气可不小，那不行！咱们队里的姑娘，谁也别想拉走！

女队长 （匆匆跑上）队长，大队长！河水一股劲往上涨，有一段堤埂叫洪水冲垮了，水都快淹到亓老汉的家门口了。

永 祿 那三小队的人呢？（奔向隴河岸边）

女队长 都已经去啦！

永 祿 好！咱们走！（欲走）

翠 华 大叔，让我们也去吧？

兰 英

永 祿 不要乱阵角，你们照旧干场上的活。

〔永祿扛铁锹与女队长下。台后传来鸡娃子的嘈杂声。〕

翠 华 （扭头發現鷄在場上吃麥，大喊）哎！誰家的鷄在場上吃麥了！（下）

〔蘭英走進辦公室。虎子背着電綫，轉業軍人郭勇拿着皮帶等物上。〕

〔寧大嬸伸着一雙粘滿面的手，迎面而來。〕

寧大嬸 虎子，看見你爹沒有？

虎 子 沒有，媽！我們也正找他呢！（走進辦公室）

寧大嬸 （嘮嘮叨叨地）唉！找他回家吃頓飯比尋個夜明珠還難哪！

郭 勇 大娘！這就叫“大伙忙着辦電站，忘了睡覺和吃飯”嘛！（笑）

虎 子 （從辦公室裏出來）媽！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到那邊找找去。（下）

〔翠華上。把一只死鷄放在一邊。〕

寧大嬸 （熱情地迎上去）哎喲，翠華呀！你媽到處找你吃飯呢，還不快回去！

翠 华 大嬸，我還忙着呢！

寧大嬸 忙，忙，忙！再忙也不能不吃飯呀！

翠 华 你不知道，大嬸！剛才一群鷄在場上吃麥，我也轟不走，誰知扔出去一塊石頭就打死了一只，我得問問是誰家的，把鷄還回去，再給人家道個歉。

寧大嬸 咳！這是誰家的鷄也不管好，怎么放出來吃麥子呢！噢，鷄在哪兒？我看看，我就不信一石頭就能打死！（走過去看，失聲地喊叫起來）哎喲，翠華呀！你怎么把我下蛋的老母鷄給打死了？

翠 华 大嬸，我可不是有意要打死它！

宁大嬸 唉！（唱）

不管你有意沒有意，
它是我二升黃豆換來的，
場上的糧食象山一樣，
一只鷄能吃多少粒？

翠 華 大嬸，這話可就不對了！（接唱）

春耕夏收汗如雨，
汗珠一粒麥一粒，
哪怕它糟蹋一顆糧，
一顆糧也是集體的。

〔永祿挽袖卷褲，扛鋤上。〕

宁大嬸 （極不滿地）唉！你这个当大夫的也就管得太寬啦！（唱）

向阳队，
有你们医疗所里多少地？
打麦場，
哪一顆糧食是你的？
財神爺闖進了土地廟，
鼓大磬小与你啥关系？

永 祿 （大声地）啥关系？翠华打得对。社員哪个不知道：“庄稼堆上場，管好鷄和羊。”誰叫它糟蹋集體的糧食？

翠 華 （上前解釋）大叔……

宁大嬸 （繼續辯白）它是咱们家的……

永 祿 （打斷）咱们家的怎么样？咱们家的鷄就可以糟蹋大伙用汗水澆出來的果实？正因为是大队长家